



家乡的香椿

□ 张修东

二弟院子里有棵香椿树，它是父亲健在时，从离矿十几里路的姥姥家挪来的。20多年了，这棵香椿树主干已有碗口粗，可个头还是没过二层楼高。怕影响二楼采光，二弟总是折枝修剪，使得香椿树把浑身使不完的劲儿用在了横向长粗上，硬是没有影响它的茂盛和茁壮。

站在树下，香椿树挺拔、耿直，它的身上总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似乎感觉得到，父亲那高大的形象就在眼前。

香椿树才挪来时，父亲身体还算健壮，总也闲不住，给它培土、浇水，对它关怀有加、照顾备至。在父亲生病住院期间，还向

去医院看望他的孙子问起香椿树。后来，侄儿捎去了一小枝椿芽嫩苗，了了老人家一份心愿。香椿树苗茁壮成长，父亲的病情却未有好转，不到一年时间，父亲终是撒下我们和他最爱的香椿树走了。

在我的老家，房前屋后的空闲地上，总有那么一两棵香椿树的身影。春来发几枝，嫩芽初上，绿中带紫，枝干鲜活得像满月孩子的小手，再看叶子，青翠欲滴，人们采完椿芽，还会满手余香。

“椿木实，而叶香，可啖。”奶奶健在时曾说，椿芽最香的是第一茬。嫩芽长出约有四指长，是椿芽最好的时光，极极了

初生人世、不懂人事的孩童，伸着胖嘟嘟的小手，咿咿呀呀等待亲人的拥抱。采摘了嫩芽，切碎，与蛋液一搅和，下锅翻炒，一盘香椿芽炒鸡蛋就出炉了，黄澄澄、香喷喷。

一般采摘的第一茬嫩芽，奶奶和母亲会分给邻居一些，剩余的才放进瓦缸里，用大盐粒腌上。等到我们周末放学回家，迫不及待地拿出来用煎饼卷着吃，那味道，现在想起来还是直流口水。

香椿树，枝芽香，又到了吃椿芽的时节。这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家也有了一个小院，开垦了一小片地，种了一点青菜，院子里还有一棵香椿树。

西湾捉田螺

□ 高谦

去年初夏时节，与女儿回桓台老家小住几日。在家闲得实在无聊，女儿怂恿道：“老爸，你带我到西湾捉田螺吧。”我欣然答应。

西湾距老家只有100多米，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最美好的时光。每到春夏时节，西湾水波荡漾，芦苇片片、野花盛开，绿树成荫，不知名的鸟儿在这里安家嬉戏。遇到周六周日，在西湾垂钓的人一个接一个。

每年五月份以后，天气转暖，是田螺繁殖最旺盛的季节。我与女儿带着脸盆、拿着漏勺、扛着渔网来到西湾。这里天蓝水清，麻雀、燕子以及不知名的鸟儿从天边飞过，瞬间又恢复了静谧。我挽起裤管，蹚进水里，观察着这些可爱的小精灵，用手捧起贴在岸边的田螺。这些小家伙乖乖地任我将它们抛进盆中。女儿在湾边像快乐的小鸟，高兴地喊：“爸爸，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田螺这些小东西“颇有计”，把家安在水边的石块、瓦片、砖头上，享受着阳光浴，饿了就跑去水草中，有吃有喝快乐逍遥，有些田螺还会隐藏在芦苇丛中，让人很难发现。这时，我只能凭感觉将手伸到芦苇荡中，浑水摸鱼般去捉，幸运时一次能摸到四五个！每当手触到田螺，我的心“扑扑”直跳。捉累了，就坐在湾边的草地上，享受着阳光的沐浴，欣慰地望着眼前的“战利品”，优哉游哉。

自然为师，衣食为本，牵牛荷锄，自得其乐。一盘高蛋白的辣子田螺等着我呢！



父亲的劳动“结”

□ 邓荣河

父亲是个农民，别看年过七旬了，依然体格硬朗，在老家打理着那十多亩地。在老父亲的潜意识里，劳动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情结。因这情结，可以风餐露宿，可以披星戴月，可以任年轻的韶华蹉跎。在一年所有的节日中，唯有五一劳动节和父亲最亲近。

暮春的阳光，很有力度也很有风度，不知不觉就放逐了那些没有温度的犹豫，放逐了那些见不得世面的冷风的饶舌。如烟的柳梢，朦胧不了越来越清晰的希冀；田间的秧苗，旺盛得有点野心勃勃。在父亲

的期待中，在无止境的忙碌中，五月就要来了。在暖风扑面的田间，没有节日概念的父亲，用最淳朴的语言阐述着自己的劳动“结”。父亲始终无怨无悔。农忙的节奏，随着父亲佝偻着的身影，悄悄地融入五月，融入田野间深邃而朴素的画面。

不善言辞的老父亲，劳动着，快乐着。父亲知道，五月的情结里，没有垂头丧气的枯黄，没有锈迹斑斑的力气。滴滴汗水，是布谷鸣叫声中最有意义的晶莹；周而复始的疲惫，是绿风里郁郁葱葱的休闲。父亲用粗犷的手诗意地剖析粮食的前身，剖析粮食的最初的原始意义。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人们世代相传的这一风俗习惯，在五月愈发生动，纯粹如老父亲的面孔，让人无法抗拒，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五月，能休闲会休闲的人们，沉浸于节日的欢乐，而老父亲则把田野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上，放在心上。在乡村，在四起的劳动号子里，劳动是父亲能够得到沉醉的最佳途径。

五月的午后，小憩的父亲一脸的安详与谦和。望着窗外广袤的田野，一时间我颇有几分感触：一切的一切，都会屈服于一种永恒的魅力——生活和爱情都在这里皈依——劳动，创造了世界！

最美的姿态

□ 熊荟蓉

昨晚我梦见母亲，在老家的菜园里摘豆角，黄草帽下露出几缕花白的头发，蓝褂子的后背心已被汗水浸透。

儿时的夏天，菜园里生机勃勃。没有篱笆墙，正值青春年华的一溜糯米玉米昂首挺胸、勾肩搭背，在菜园四周围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菜地正中央是用竹条搭成的两个架子，丝瓜黄色的花儿和豆荚白色的花儿开得正盛，像挂着两道瀑布。两边栽着西红柿和茄子。地上匍匐疯长的是南瓜藤，毛茸茸的叶片下，躺着很多肥嘟嘟的小南瓜。

小时候，母亲最爱拿这些蔬菜瓜果编谜语让我猜。

“紫色树，开紫花，开过紫

花结紫瓜，紫瓜里面装芝麻。”这是茄子；“架上爬秧结绿瓜，绿瓜顶上开黄花，生吃清凉又解暑，炒熟味道也不错。”这是黄瓜。每次我猜对了，母亲就眉开眼笑，夸我聪明。她越夸我聪明，我越帮她干活。母亲扎架，我递绳；母亲挑水，我浇地。我望见飞来飞去的蝴蝶，仿佛幻影。几只蜻蜓，歇在菜叶上，翅膀闪烁着金色的光芒。我望见每座红墙碧瓦的房子前，都有个青青菜园，望见菜园周边英姿飒爽的果树，还有荷叶亭亭的池塘……

母亲侍弄菜园特别殷勤，播种、培土、整枝、搭架……一样都不马虎。禾场里的鸡屎、路上的牛粪，只要她看到，必然会小心

地拾掇，用来作为蔬菜的肥料。

我有时感叹：“妈，今年的菜，品种真多，长得也好！”母亲总是说：“一地在手，应有尽有。只有懒人，没有懒地。”确实，就这么两三分菜地，被母亲一锄头一锄头地刨出来，一滴汗一滴汗地灌下去，我们全家一年四季的下饭菜就都有了。那时候，地里长什么，我们就吃什么，炒菜也只放点油盐葱蒜，但天天吃也不觉得乏味。蔬菜自身的鲜嫩，就是人间至味。

如今，父母故去，老家只剩一座空巢。我只是在无数个梦里见到母亲劳作的身影，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像母亲一样躬耕匍匐。活着，劳动着，就是人生最美的姿态。

追慕 向着绿色

□ 卞奎

你在遥远的梦境中一遍遍地呼唤生命的绿色大自然的绿衣天使

如今你真正来到了绿色的王国绿色的山 绿色的地还有绿色的湖泊

你在绿的精灵旁漫游吟唱那涌动的绿色在撼动你那生长的绿色在濡染你

你的歌声在绿色的大地唱响你唱得那样痴情你唱得那样有声有色有人问你是谁

你含笑站在山巅你呼风唤雨你站在树荫下你将长臂揽进诗笺

你和作曲家合作你和友人酬答你一遍遍拨动诗人的心弦

一时间你情愫满满你可酝酿成诗你也可以有像诗一样的演说

你可以穿越绿色的原野站在田间地头站在花影斑驳中舞动诗情

时光给你力量岁月给你节奏你一身的晨曦那是幸福的披挂

你知道绿色不仅仅是画笔你深知绿色不仅是陶醉

绿色是生命绿色是汗水绿色是每个音符唤醒你奋斗

绿色是大写意画出中国画画出身边画画出世界梦

青山和绿水不仅是一朝一夕的美景为了子子孙孙更是责无旁贷的担当

呼唤绿种植绿让你我以毕生之力齐心书写 绿的史诗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lzc_bfk@126.com，或登录“文学现场”网站，选择晨报《齐迹》副刊板块投稿。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谢绝一稿多投。